

與會第一輯

园林与建筑

童明 董豫贛 葛明 編 時間 貳零零柒年捌

月地點 南京留園賓館 童寓故居 前言 童明 迷宮與鏡像 關於建築話語的印象

序言 董豫贛 與園林語 第一天上午主題演講董豫贛 相反相成·對仗·位置經營·機

制·原理·實踐 董豫贛 朱光亞 中國園林結構和中國文化精神 王欣 模山範水 第一

段 討論 葛明主持 柳亦春董豫贛李興鋼張斌王澍童明發言 第一天下午主題演講

陳薇 園林·影響·設計 王澍 造園與造人 園林十問 童明 第二段 討論 王群主持

董豫贛童明王群柳亦春朱光亞葛明李翔寧唐克揚張翼王澍王方戟發言 第二天上午

主題演講 張翼 讀《江南園林志》丁垚 園林的歷史性 顧凱 晚明江南造園的轉變與

中國園林的重新認識 第二段 討論 王澍主持 王澍丁垚童明張斌顧凱李興鋼葛

明陳薇發言 翻譯文獻 中國園林的宇宙論背景 郝大維 安樂哲 顧凱 譯 擴展場

域中的雕塑 羅莎琳·克勞斯童明 譯 地圖術的力量：反思、批評與創新 詹姆斯·

康納 地形學前提 戴維·萊瑟巴羅 陳潔萍 譯 蘇州園林與文化記憶 許亦農 葛明

致謝 下輯與會預告 身體與建築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與會第一輯

园林与建筑

童明 董豫赣 葛明 编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策 划 人：阳 淼 张宝林 E-mail: yangsanshui@vip.sina.com; z_baolin@263.net
责任编辑：阳 淼 张宝林
文字编辑：张 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园林与建筑 / 童明，董豫赣，葛明编.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ISBN 978-7-5084-6462-6

I. 园… II. ①童…②董…③葛… III. 园林建筑—园林设计—研究 IV. TU98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3914号

园林与建筑

童明 董豫赣 葛明 编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出版发行（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号D座：电话：010-68367658）
知 识 产 权 出 版 社（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电话：010-82005070）
北京科水图书销售中心零售（电话：010-88383994、63202643）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经售
北京城市节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印刷
150mm×250mm 16开本 15.25印张 357千字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100册
定价：**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邮政编码100038，电子邮件：sales@waterpub.com.cn）

编者前言

与会是一个有关建筑学基础思想的研讨会议系列，原则上每年将举办一次。

“与”的含义在于，每次会议都将选取某一关键词语与建筑并置在一起，如“空间与建筑”、“图像与建筑”，“装饰与建筑”……这些关键词语将可以多或少映像着建筑话语深处的某些积淀，从而促进并加深对于建筑自身的理解。

2007年8月，第一次与会于南京东南大学和童寯故居召开，主题是“园林与建筑”，同时也以此纪念童寯先生《江南园林志》一书成文70周年。与会者多数来自国内高校和研究单位的相关学者和志愿者，会议形式采取主题发言与自由讨论相结合，在两天期间内共分三个时段进行，第一个时段由董豫赣、朱光亚、王欣进行主题发言，第二个时段由陈薇、王澍和童明进行主题发言，第三个时段由张翼、顾凯、丁垚进行主题发言。在每个时段的主题发言后，与会者针对这些发言都进行了90分钟左右的相关讨论，因此这本“与会集”主要由这三个段落所组成。

在此之前，童明撰写《镜像与迷宫》以作为“与会”意向的整体说明，董豫赣撰写《与园林语》以作为“园林与建筑”活动的主题说明。在此之后，是由葛明组织翻译的四篇与此次与会内容相关的译文，同时许亦农先生也为本次文集撰写了《苏州园林与文化记忆》一文。

2009年5月，第二次与会将于北京大学建筑研究中心召开，主题是“身体与建筑”。我们欢迎您对于此次“身体与建筑”研讨会的关注，并期待您的参与。

联系方式：and-series@163.com

与会编委 2009年1月

目 录

编者前言

1	迷宫与镜像 ——关于建筑话语的印象	童明
15	与园林语	董豫赣
19	相反相成·对仗·位置经营 ——机制·原理·实践	董豫赣
35	中国园林结构 和中国文化精神	朱光亚
43	模山范水	王欣
57	第一段 讨论	
65	园林·影响·设计	陈薇
71	造园与造人	王澍
77	园林十问	童明
93	第二段 讨论	
109	读《江南园林志》	张翼
127	园林的历史性	丁焱
131	晚明江南造园的转变 与中国园林的重新认识	顾凯
147	第三段 讨论	
157	中国园林的宇宙论背景 郝大维 安乐哲	顾凯 译
171	扩展领域中的雕塑 罗莎琳·克劳斯	童明 译
183	地图术的力量： 反思、批判与创新 詹姆斯·康纳	李霄 译
215	地形学前提 戴维·莱瑟巴罗	陈洁萍 译
221	苏州园林与文化记忆	许亦农
238	致谢	

The Cosmological Setting of Chinese Gardens

David L. Hall Roger T. Ames

Sculpture in the Expanded Field

Rosalind E. Krauss

The Agency of Mapping: Speculation, Critique and Invention

James Corn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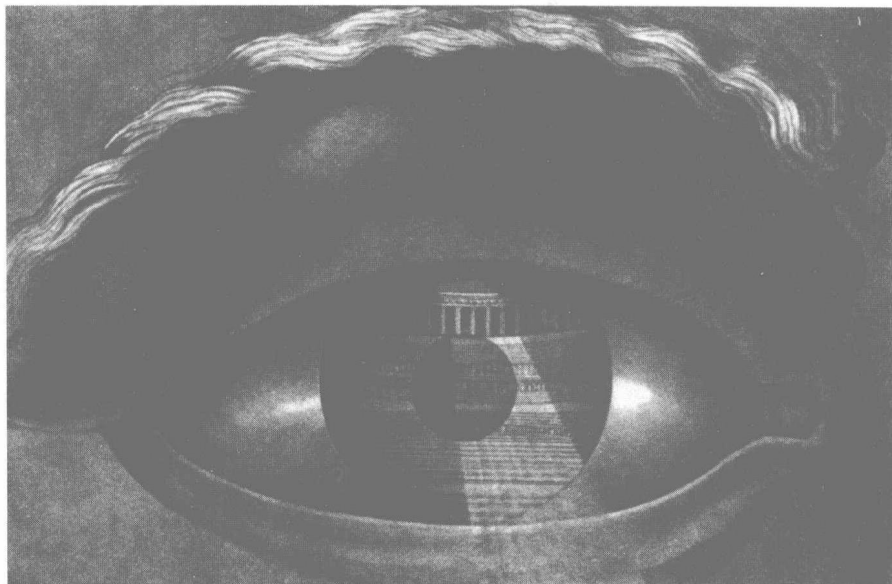
Topographical Premises

David Leatherbarrow

Suzhou Gardens and Cultural Memory

迷宫与镜像
——关于建筑话语的印象

童明



克劳德·尼古拉斯·勒杜《贝桑松剧院之警》

谬误之镜

“难道你，映射自然的透明镜子，将不为我们揭示永恒的真理？你将为我们的热情，表达特性，你那精致的语言比那些误导过我们的方法论传统会教导更多的东西。”勒杜在他的描述中告诉我们，眼睛既有接受也有施为的功能：从瞳孔中投射而来的目光不仅在思想与外界之间起着衔接作用，而且它也主动地建构着现实。

眼睛的工作就是采取某种方式来为混沌的视觉赋予秩序、结构和系统。

然而，后来在马格利特进行戏仿的画中，眼睛就成为了一面谬误之镜：当眼睛在观察自然中的白云和蓝天时，镜子中呈现的是一种幻想的风景主题，这是一幅画，而不是大自然。影像与现实之间的游戏暗示，真实的世界不过是我们思想的构造。在这面镜子里，尽管它精确地再现了它所复制的对象，但仍然不是真实的空间，而是关于现实的一种想象。

我们正是通过镜子隐喻地观看……

——R.G.柯林伍德

一、断裂

曾几何时，建筑作为一种实践行为被分裂为两方面的世界：

一方面是被纳入社会空间生产的，成为经济产品流水线上的一段工序的世界，人们可以把它说成是麻木的、流俗的、以商业效率为导向的；另一方面则是号称自治独立的，以人文情怀来关心自身目的与意义的世界，人们可以把它说成是批判的、高尚的、富有意义的。

然而在不经意之间，说辞中的修饰也会变化。人们同样可以认为，建筑应当是由超出其自身范围的历史作用力所影响和决定的，它体现着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的自然结果，它是开放的、现实的、进步的；相对应的另一方面则是独立于任何时间和场所的空间元素和形式操作，它是自明的、封闭的、孤芳自赏的。也许在这两种说辞的后面还会跟随着一大堆的标签说明：历史主义的、现代主义的、经验主义的、纯粹主义的。

它们同样都可能宣称是负责任的，遵从人类道德规范的。

道德评价体系会因为立场的不同而颠倒反转，人们可以认为，建筑的目的是使大众愉悦，而不是取悦批评家；人们同样也可以认为，时尚的胜利严重侵蚀了艺术的本质，庸俗性正在摧残着建筑的完美。

但是无论涉足于哪一方面，如果更加技术性一些，我们又可以看到，建筑一方面表现为内在于主体意识中的想象性概念，或者是一种乌托邦；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装盛着人类生活的实质空间，这是我们目之所及、手之所触的现实世界，它构成了我们与生俱来的家园、场所以及环境。这就有如列斐伏尔所谓的二元结构：“构想的”和“实际的”，或者是“空间的再现”与“再

现的空间”。实际的空间是感情的、温暖的，充满了感官上的亲昵；构想的空间则是理性的、抽象的，它冰冷得疏远于人。

如果我们手持放大镜继续前行，仍然可以看到无数的断裂在眼前逐层展开。即便我们聚焦于某一具体的个人，将视线内敛于一个主体的实践活动，仍然还会看到老生常谈的话题：一方面存在于以文字概念来表达的，存在于图纸、模型等抽象环境里的建筑世界；另一方面则是存在于手边的、现场的、直接操作中的建筑世界。如何将知识思考与实践操作合二为一，形成一种明晰的过程去从事建筑营造，则是这一层面的核心问题。

建筑话语的断裂现象或多或少被我们感知着，也在更大程度上被我们忽视着。但无论如何，它对于我们所触及的现实产生着无可估量的影响。一方面，我们作为空间存在的主体，积极参与着我们周围无所不在的空间性社会建构，我们生活的空间维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深深牵涉着实践和政治，它越来越成为集体创造以及社会过程的一种结果；另一方面，当下的空间生产也正在前所未有地脱离着我们的生存感知，丧失了由一种明确的主体意识所引导形成的现实世界，它更多地沦落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图景拼贴。

有关建筑实践和理论的理解，眼下更多地呈现为一片混乱，其原因或者来自于传统的重负，旧有的约定不再适应当下语境的日新月异；或者来自于不负责任的流行话语，它遮蔽了当代人对于深层要义的关怀与理解。

在当下的建筑话语里，没有什么能够比这种显而易见、四处可遇的思维分裂更为明确的状态了。这些分裂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着因果关系，也不必然存在着直线连接。它们分叉、拐弯、离间，它们延伸、转换、变异。它们有如光学棱镜中的散落要素，在某个表面上似

乎各自有别、毫无联系，但是暗地里又在幕后以千丝万缕的关系勾联在一起。

不可否认，所有的建筑都是基于这样或那样一种思考而建造的，但是我们并不总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思考，即便建筑师本人也经常如此。在这中间，世界与世界、话语与话语、思维与思维之间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断裂状态是其主要原因。

当然，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如何去建立一种可靠的价值评判标准，而是在于探讨这些断裂是如何形成的，它们的表现以及内在的逻辑是怎样构造的。

或许这些断裂是天然的、本质的。建筑学之所以出现并存在，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试图融合这些各式各样的断裂。

维特鲁威郑重申明他的《建筑十书》是为了具体应用而写作的，是为了那些直接建造房屋的人们而写作的，以便他们在没有建筑师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建造自己的房屋；维尼奥拉对于柱式比例进行简化归纳，为的是获得一种“简单、易行且快捷的规则”；塞利奥从事写作，目的不是为了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而是为了那些“可以理解这些规则的普通人”，他将建筑纲要进行图示化，以避免抽象含混与故弄玄虚。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无论建筑的知识体系如何提倡实践高于理论，力图使“一般知识水平的人”也可以参与其中，带有深刻意图的各种术语对于普通人而言仍然是生疏的，令他们经常难以理解。而且一旦时过境迁，即使阿尔伯特蒂这样的大家在谈论维特鲁威时也认为：“也许他几乎根本没有写什么东西，至少没有为我们写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对他的话往往不知所云。”

这就经常导致了一种悖反的现象：一旦人们企图采用一种清晰的话语来叙述一种不可言说的操作，它就立刻变得更加含糊而无效；一旦人们企图采用更加精练的说辞来概括一种可触摸的现实存在，它就立刻变得更加晦涩而离世；

一旦人们企图建立一个涵盖所有既有实例的建筑体系，它就立刻变得更加混乱而无序。于是这个话语对象就有如一团迷雾，一接近就离散，一浓缩就简单，一具体就繁冗，一抽象就教条，一普及就庸俗，一专业就晦涩。

于是，我们意识到一种来自更加深层的挑战，这是关于我们的认知形式和理解方法的，关于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既定模式的。

长期以来，我们可能一直都安心于一种雄心勃勃的话语，那些声称是建筑理论的研究课题的绝大多数，都是在试图将对于美学、社会以及操作方面的考虑结合进一个完美的整体。这种宏大的信念来自于这样一种幻觉：人类的思维完全能够超越事物的表象，并接近更加具体而复杂的真理，而且这些思考之间也必定存在着相应的联系。

从技术上讲，人们可以依据想象来建构原理，但却很少用心去体验那些隐藏在原理之后的思想状态。由于过分自信而对断裂状态视而不见，从而人们对于这些是否有助于达成建筑的目的或意图，是否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则毫不在意。

换一个角度而言，实践方面的课题也会使一些个别性主题成为可能。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话语主要关心比例和数学关系；16世纪的建筑话语多半集中于古典柱式；而在科尔贝时期的法国，由于建筑更多成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建筑风格之争也就成为了焦点；到20世纪20年代时，住宅这一新兴话题又占据了主导……所有这些话题都可以单独加以研究，它们常常采用实例汇编的方式，来提供一部建筑实践指向性的手册。然而这样做的一个危险性就在于，理论之上上下文的文脉将会被忽略，局部的问题将会错误地被当作一个整体。

这两种角度都会影响我们形成一种真正的有效知识，并且导致相当杂乱

的状况，无法达成一致性的理解。例如，同样是针对哥特建筑，它既可以在文化正统性的追寻之下被施以轻蔑的目光，被嘲笑为“低俗的、可笑的、野蛮的”；它也可以在一种文化情结中被认为是自然法则与结构理性的完善结合，它不仅反映了国家的精神，而且也体现了团结的原则和一种直接的和富于逻辑性的方法。

同样是针对建筑装饰，它既可以由于道德正统性的诉求而被斥责为是罪恶的，也可以从实际的角度被视为产生建筑之美的主要源泉。“一座没有装饰的建筑，就像一个贫穷的健康人。”

这些解释更多的是关乎于作者的立场，而不是解释的本身。

这使我们对于从教育中所传授下来的知识产生疑虑：我们如何确信我们从中所获得的判断来自于一个真实的世界，如何确信它们是正确的和有用的？

这些问题使我们日益意识到社会、历史和空间的共时性和它们盘根错节的复杂性，以及难分难解的相互依赖性。建筑话语在空间性、历史性、社会性这三面的情愫，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针对建筑理解方式的忐忑不安，而且也开始导致我们针对建筑话语方式进行巨大的修正。

我们意识到在既有知识体系之间所存在的断裂关系，它们阻碍了一种整体性的话语，它们影响了一种本该越来越成熟的认知过程，并逐渐导致了另一种话语方式，也就是将认知活动从它们的经验根源和它们的原始动机中截取下来，代之以一种虚构的同谋关系，从而导致人们不再关心各种话语的初始动机与意图，而只是忙碌于一种虚构的合理性以及它的各种不同的效果。

尽管我们对于在各领域及各层次之间的断裂状况已经司空见惯，但是相对于我们对它们的认真质询，我们对它们的忽视却甚而有之。

一旦我们放弃那种野心企图，将过

去一直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代之以一种在深层结构上脱离断裂的认识，那么整个质询的意向就会颠倒过来。

于是我们的企图不是在于一种完美的建筑语言，而是在于一种更为具体的建筑话语，并思考如何将它演绎成为一种明晰的实践操作。同时，针对以往的建筑话语，我们不太关心一种全面整合的体系，而是注重一种有效的理论观点如何可以从历史残存下来的建筑中推演出来。

于是这也相应改变了一些我们经常习惯的提问方式。以往我们经常关注：能够在不关联的事件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在这些形式迥异的事件之间是否存在一种连续性？它们之间是否能够最终达成一种整体意义？

如今我们可能会更加关注另外一种类型的问题：应当将什么样的话语层次相互区分开来？应该建立何种话语单元？不同的话语范围或圈层应当如何界定？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是可以界定的？应当在多长的时间范围内确定事件的各自不同的发展？

不连续性、断裂、界限、极限、序列、转换等概念给整个思维分析提出的不仅是程序问题，也是理论问题。

我们可以预见新的话语方式将会不断打破并重组原有的话语内容。我们已经不再关注于原来所描绘的“时代”或者“世纪”这样虚构的时间跨度，也不再关注于“国家”、“地域”这样广阔的单位，而是力图在某种必定同存的人类集体心智或求真精神的引导下，在某种类型、某种形式、某项学科、某项理论活动的持久中，探测各种长期共存的建筑话语之间断裂的偶然性。

这样做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在于思想与动机方面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去认知建筑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以什么态度去适应那些在建筑学中可能遇到的实践性问题，那些在构造、材料与使用等方面所需要决断的问题？

如此从中得出的必然不是一种全面、完整的建筑话语，但至少是尽可能趋向于清晰状态的建筑话语。

二、迷宫

大约与阿尔伯特同时期，一位佛罗伦萨的建筑师菲拉雷特（Filarete），为当时的米兰公爵弗朗西斯科·斯弗扎（Francesco Sforza）构想了一座城市——斯弗金达（Sforzinda）。菲拉雷特对该城的构想是通过一段故事来进行描述的：在为斯弗金达的港口项目进行土石方开挖的过程中，人们从地下发现了一本“金书”。书中的内容显示，在该发掘地点上曾经矗立着一座名叫浦鲁西亚的古城，古城的历史则与当下正在建造的斯弗金达相互交织在一起，从而昭示着斯弗金达的合理性及其未来的命运。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这本“金书”的故事中提到，建造浦鲁西亚的建筑师的姓名，如果按照字母顺序颠倒过来，就成为安东尼奥·阿韦利诺（Antonio Averlino），而这正是菲拉雷特本人的名字。

尽管菲拉雷特的论述十分松散并且缺乏体系，但却强烈地暗示了当下的合理性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时代，而这个遥远的时代又会如此契合地适应于眼前的情况：菲拉雷特的设计取材于古代希腊的建筑语汇，而斯弗金达主教堂的平面也吻合于浦鲁西亚的主教堂。

菲拉雷特的精心谋略使我们猜测，理论的言说者为了给自己的说辞寻求理由，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其合理性的源头尽可能深层地埋藏起来，并使之尽可能的神秘化。而在这样一种循环论证的背后，菲拉雷特为的是通过他的论文，能够有更大的把握来给他并不成功的建筑生涯带来更多的委托项目。

带着同样的疑问，我们可以发现，较为诚实的维特鲁威在他的《建筑十书》中也坦承了他的写作动机：即使狄诺克刺威斯为亚历山大城所做的城市设

想并不怎么令人信服，但因其仪表堂堂而获得了亚历山大的赏识，因此被委以该城市建设主管的重任。而维特鲁威认为自己年老且相貌丑陋，再加上严重精力不济，无法以狄诺克刺威斯的方式参与竞争，因此只能依靠学识和著书的帮助，以期获得奥古斯都的赏识。

然而，到文艺复兴时，随着各种各样的手抄本逐渐被人们广为熟知，《建筑十书》的知识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它不仅被人们作为古代文献或文学作品而传阅，而且人们也为许多具体的建筑问题从中寻找答案，“为了建筑的艺术性而派人去找维特鲁威的书。”

在此，话语源头成为了真实性的同义，而承担这一说辞的基础却又是如此浅薄，动机的问题如此值得疑问。

在建筑学的言传中存在着大量的以讹传讹，它揭示了在一些话语的庞大体系的间隙中，显露出它的脆弱根基：这就是漂浮不定的语言，含混无形的作品，散乱缺序的学科；这就是观点、谬误、心理状态，但它不是知识、真理、思想形式的分析。

即使我们撇开人为因素在其中造成的干扰，即使我们力图穿越前人的言辞而到达一个更加确切的真实，时间和历史的因素又加重了这种理论性的迷团。

在建筑历史中，我们可以不止一次地发现，许多系统性写就的文本，原本是将自己的目标锁定在自己所处的时代，结果却一无所获。然而在若干世纪之后，它却可以在一个毫不相干的地点奇迹般地声名大噪。

这对于处在一个信息异常发达时代的我们尤为如此。因为这是一个同存性的时代，一个事物消散的时代；这是一个远与近并置的时代，一个古与今比肩的时代。在这样一种空间时代中，其复杂性将会超越任何以往。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的关于世界的体验就是：我们在时间延展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漫长的生命经验，远远比不上在一个同时性空间中

链接着的众多节点及其交织线索的网络经验。

我们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无限的世界，在其中，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话语事件正在以无穷的数量级叠加在一起，它们的数量超过了记录的范围，也超过了我们记忆或者阅读的全部能力。

建筑话语及其思考的历史由于时空的压叠而成为令人难以理解的谜团，又因其相互之间缺少实质性的联络而断裂成为迷宫。

人们经常采用后现代性或者后现代主义之类有争议、易混淆的术语来描述这种迷宫状态，它们似乎是描述当代文化或认知状况的合宜途径，也是彰显复杂交错的时空状态的恰当方法。

但是仅有一种感性描述是不够的，它只能提供关于迷宫的一种感觉状态，一种模糊印象，却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明晰的解读和图释。解读迷宫并非易事，因为它对象不稳定、界限不明确，步骤上既无确凿性、也无固定性。

建筑话语，不论是既有的前贤著述，还是当下的高谈阔论，都不可避免具有多重性和多面性：它既可以是一种独立于建筑本身、构成人类环境的社会话语，也可以是一部尝试掌控和制定这一结构发展方向的技术话语史；它既可以是一种寻求在既有语境中确定合理方法的历史话语，也可以是一种不再以追求绝对和确切言词的目标、但努力为自身的特质进行界定的新型话语。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历史沉积下来的建筑话语中作出这样的分类：一方面，它们可以是具体的、琐碎的。它不讲一种全面的景观，而是讲述那些不完整的、不严格的事例，这些知识历史历经坎坷却从未能达到科学的形式。

它可以讲述伯鲁列涅斯基建造圣玛丽亚教堂，可以讲述米开朗基罗调整圣彼得教堂，它可以讲述布扎或包豪斯，也可以讲述赖特、密斯……这些主题曾在某种严格的逻辑序列中得到提炼凝

聚，并且来往无踪、难以归类，但是它们却构成了我们可以直接触摸到的具体事实。

另一方面，在现实事件的变幻不定中，在有关它们的佚事、插曲的背后，会显示出一些稳固的、难以打破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是持续演化、缓慢变迁的，它们是福柯所谓的一些“因传统叙述的混乱而被掩盖在无数事件之下的静止和沉默的巨大基底”。

阻碍着我们对于这座迷宫进行全面而透彻的审视、给我们的思想带来混乱的，就是那种间断性，这种间断性具体表现在单元与单元之间的间断性，以及单元与基底之间的间断性。间断性阻碍着我们进入一种彻敞的视野，从而深陷由此而来的迷宫状态，而这种状态又因为我们的言说意图和方式而日益加深。

或者进而言之，迷宫一方面成为建筑话语的言谈对象，而言谈方式反过来也会造就并加深这座迷宫。

是建筑话语所界定的对象、方式、意图本身造就了这种迷宫：它来自于一种顽固不化的迷信，一种对于连续视野的迷信。对断裂性的担忧来自于对整体性的企图，正是由于这种企图，各种话语才遭到了循环往复的再分配。

这种再分配随着历史的延展而呈现多种过去、多种连贯形式、多种重要性、多种确定的网络以及多种目的论，以至于针对历史的描述也时常使自己屈服于某种虚构知识的正统性，并随之进行悬浮而真空的转化，从而不断地同自身进行决裂。

或者我们索性改弦易辙，将间断性作为一种实用的工具，用来取代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它关注于间断性的单元，以及间断性的原理。

于是对概念的位移和转换的分析可以成为主导模式。我们可以借用冈奎莱姆的观点：某种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的历史，而是

这个概念的各种各样的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这个概念的逐渐演变成为使用规律的历史。

我们可以注意到，旨趣相差甚远的观点，无论它们是来自政治与社会的价值判断，还是来自深层的哲理思考，抑或是来自现实的技术要求，都有可能形成杰出的建筑实践及其作品。

在一个具体的过程中，事件及其后果不是按照同一方式安排的：一个发现、一种方法的制订，乃至一位学者研究的成功与失败并不具有同样的偶然性，而且也不可能在它们各自的层次上被同一种方式描述出来，因为它们无论在哪一点上，讲述的都并不是同样的故事。

历史纷繁多样，它显然不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存在的，因而也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结局。就其本质而言，历史是辩证的。我们试图阐述的正是历史的辩证本质，而不是去谈论建筑本身应该怎样，或者能够扮演什么角色，因为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是徒劳无益的。

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话题，以清晰的状态识别建筑话语的发展进程，同时又不至于将历史的延续性以及各自毫不相关的非连续性串连成一种神话。

但是矫枉切勿过正，一种全景式的建筑话语之所以仍有必要存在，其任务就是要贯通那些现存的学科、研究，并且试图重新阐述它们。这种全景式的话语并不是用来构成一种整体领域，而是提供一种观察前提，一种透视角度，它所描述的那些东西可以作为零散经验所未曾注意到的思考背景。要识别那些具体的话语单位需要这种思考背景，而这种思考背景若无它赖以建构起来的话语事实，便不可能形成。

建筑话语不应排斥有关具体经验和形而上学这两种类型的讨论话题，而是更加侧重于这些建立起来的话题是如何移动的，即：某个主题是如何延展并持

续的，又如何被废弃或者又在另一种新的方式上重建的。

建筑话语不是一种有着起始和终点的事情，不是关于模糊的连续性和归返的描述，不是在历史的线性形式中发展的理论建构。相反，虽然它也会描述某种话语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交流和过渡，但是更加侧重于指出建筑知识是怎样传播的，某些思考概念是怎样产生的，某些建筑作品是如何据此得以落实的；它指出建筑的问题、概念和主题是如何可能从它们得以形成的内部领域向社会或者政治的话题转移的。它在作品与机制、习惯或者社会活动、技术、需求和无声的实践之间建立联系；它试图在具体背景中，在话语形式中产生的增长和发展的境遇中，复兴话语最鲜活的形式。

三、解读

建筑实践需要精准的思考吗？建筑话语需要明晰的过程吗？

在日常状态中，这一问题看上去似乎并不必然，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建筑就这么自然发生了。当每一时代的建筑师在自己时代的规范下进行创作时，他们并不需要为自己事先提出一套理论才能铺陈图纸，就像建筑理论家也不必将他们的理论放到建筑实践中进行检验一样。在建筑作品与建筑理论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大约知道，缺少了真知灼见的思考，知识很难成为行动，房屋很难成为建筑。即便是平常无奇的日常行为，也会深深浸透着某种成见与旧习，只不过我们并不如此清楚地意识到它们。

从某种角度上，我们对于建筑话语必要性的坚持，也是来自于一种信仰。保罗·瓦莱利曾说，当理论获得某种最为明确的表述的时候，有可能偶然会对实际应用提供某种支持。

也许事实会更甚于此。无论是怎样的建筑话语，它对于现实环境都会带来重要的影响，即便谬误也会如此。如果没有维特鲁威对于系统性地描述建筑学全部领域的企图，也就不会有阿尔伯蒂、乔其奥、桑迦洛、塞利奥等人对他的附会或者反驳；如果没有法国人在16世纪试图通过对古典建筑的学习与研究，以探索出一条法兰西自己的建筑之路，也就不会有拉姆齐、勒·罗伊对于雅典建筑的崇尚，以及皮兰内西对于罗马建筑的辩护，也就不会有17世纪有关古代与现代之争；如果没有未曾到过中国的威廉·坦普尔对于中国园林的道听途说和自由想象，就不会有18世纪英国的风景如画运动和英式园林的发展；如果没有布隆代尔对于建筑中一种恒定原则的坚持，也就不会出现佩罗对此观点的辩驳，也就是建筑来自于人类自己的天赋与产物的观点。而由此引起的“客观美”与“武断美”的这种基本观点之争一直向后延续到勒克莱尔、洛吉耶、部雷、勒杜、勒·迪克等等之间，甚至可以认为，现代建筑的话题也来自于此。

建筑话语需要有一个起点，无论多么的武断主观，它都会成为随后演变过程的初始。如果没有威特鲁威的影响，从文艺复兴到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学从整体上来看就会表现得全然不同。

需要辩解的是，我们所更加关注的并不是起点本身，而是由此下来的延伸发展，直至我们当下的问题。相应的，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并非是一种绝对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就是那种先天的正确性，因为经验知识在特定的时空中也可以是有明确规则的，非正统知识的历史也可以会拥有一个体系，谬误与真理都可以遵循着某个知识脉络的种种法则。我们需要清晰辨识的是其中操作的具体方式和过程。

我们所要针对的，是为建筑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可能性的那些基础，它们一方面表现为为每个人确定了经验秩序

的文化基本代码（我们对此并未清楚意识到），另一方面也表现为针对这些经验秩序所进行的科学反思或哲学解释（我们试图对此达到清楚的认识）。只有在这种先天性的基础上，知识才能得以确立，观念才能得以显现，科学才能得以确立，经验才能得以反思，合理性才能得以塑成。

我们所要从事的是秩序的解读与陈述，只有通过这种秩序，一个社会才能思考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才能把握事物如何在一种混沌的网络中被组织起来，并如何依据合理性的图式而被描绘出来。因此，我们在此所谈论的建筑话语是指一种重构和再组的活动，它所构成的认知潜在地为知识、理论、制度和实践提供了前提条件。

然而不幸的是，我们更加经常意识不到这种深埋于操作过程之中的潜在因素，我们也意识不到这种具体性的操作思考与一种更加普遍的知识结构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从而不能将这种思维以一种十分明晰的状态与自己的操作关联在一起。

阻碍我们进行透彻思考的就是因为先在的一种知识体系和认知态度经常引导着我们从源自生活现实、社会存在的热情转移到对概念和“体系”的热情。福柯将它称为“无主体的匿名体系”，它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关系集合的体系，这些关系把事物联系在一起，但又独立于事物而维持着、转化着。这个体系先在于一切的思考主体及其一切活动，人们的任何行为都受制于一个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理论结构、体系，它在一种知识迷宫中照亮这个，凸显那个，但是所带来的副作用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符号胜于物体，副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

因此，建筑话语的当务之急是要把解读方式从超验的屈从中解放出来，而“不是把在语言领域内已得到证明的范畴运用到知识的发展或科学的产生中

去，来使思想史结构化”。

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当要把那些未经思索的话题排除在外，因为人们用它们预先组织好想要进行分析的话语。第一种话题认为在所有的话语之中，存在着一个秘密的起源，它如此神秘，如此独特，以致人们无法完全依靠自身来把握住它。这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无限遥远的起点，一个从未出现在任何一部历史中的起点；而这个起点本身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个空无，它阻止了一个真正事件的介入。

另一种话题则指向一种尚未出现的东西，一种没有成形的话语。尽管它尚未存在，但已然处在人们的老生常谈之中。这种默认先于话语而存在，导致人们误以为话语可能提出的所有东西已经在这种默认中达到了完美状态，并且从内部消蚀着那些尚未说出的东西。

第一种话题促使话语的历史分析去寻找并重复某个脱离一切真实历史的起源；而第二种话题则促使话语的历史分析去解释或者倾听某个似乎已说过的、但是内容又绝对空洞的东西。我们应该摒弃这些主题，它们的功能只是用来在一种真空中保证话语的完整连续性。

我们将会发现，建筑学的话语，只可能来自于十分复杂的上下文，来自于对历史话语的探究，我们不能将注意力仅仅限定在那些免除其他主题影响的理想环境之中。

我们的任务在于把建筑话语从它们被一种虚假关系所限定的状态中区分出来，澄清它们所提出的问题，解读它们所识定的策略，甚至继承它们未曾完成的使命，也就是我们可以据此延伸到其他的问题：这些话语确切谈论的是什么？怎样确定或者限定它们？它们服从的是什么类型的规律？它们可能引出什么样的结果？在现实领域里，它们会产生哪些特定现象？——即使它们可能不是最初所设想的那样。或者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到更加令我们关心的问题——如

何去界定标准，如何去界定什么是科学？

什么是作品？什么是理论？什么是概念？

我们不能只凭表面感觉就能够确定某些建筑话语可以从连续的整体过渡到相互分离的具体单元，或者某些建筑话语可以从各自独立的只言片语连接为不间断的一致性；我们不能只凭直观判断就认为具体的建造行为能够与政治、制度或者经济的分析连接到一起。人们在宏观性的分析中，对于整体的确定越来越敏感，而在具体的思考和知识的分析中，却越来越关注差异性；我们不能轻信这两种重要的描述形式相互交叉起来却又互不相识。

我们需要重视其中的层次变化，因为这些层次中的每一个都具有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分析形式。于是，什么是形式存在的层次？什么是解释工作的层次？什么是结构分析的层次？什么是因果关系确定的层次？以及什么造成了这些各种类型不同、逻辑不连续的层次界限、决裂、侵害、变化和转换？

我们需要一种确凿的方式，一种有别于凭空想象的方式，但是其目的仍然是去寻求秩序。这项工作的困难之处就在于，深埋于表象之下的秩序必定是含蓄的、隐匿的，是游动的、滑腻的。作为一种前反思的目标，它似乎一直处在那儿，处在我们的面前，然而一旦我们无法通过反思去捕捉它，它就消逝于无形之中。

正如海德格尔所提供的方法，往往在事物陷入混乱之时，或者当我们试图理解我们经验之内的某种东西时，我们会后退一步并重新加以审视，就如同头一次接触的陌生事物一样。

建立一种秩序不仅是把结果联系起来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是对具体内容作集合和隔离、分析、调整 and 榫合的问题；没有比在物中确立一个秩序的过程更具探索性、更具经验性（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这更需要一双锋利的眼睛或一种较为确信的抑扬顿挫的语言，更坚

决地要求一个人要允许自己被性质和形式的激增所摆布。

秩序既是作为物的内在规律和确定了物相互间遭遇的方式的隐蔽网络而在物中被给定的，秩序又是只存在于由注视、检验和语言所创造的网络中；只是在这一网络的空格，秩序才深刻地宣明自己，似乎它早已在那里，默默等待着自己被陈述的时刻。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分析并不存在一种方法体系，它是一种探究，旨在重新发现在何种基础上，知识和理论才是可能的；知识在哪个秩序空间内被构建起来；在何种历史先天性基础上，在何种确实性要素中，观念得以呈现，科学得以确立，经验得以在理智中被反思，合理性得以在行动中被塑成。

我们需要用“话语”来替代“语言”，用“话语实践”来替代符号体系，用有效言说来代替纯粹知识。“话语”是不能还原为语言或言语的，“历史的先天知识”要说明的是，“话语并不只具有意义或真理，而且还具有历史，有一种并不把它归于奇异的生成变化律这样的特殊的历史”。

四、镜像

诚如柯林伍德所言：一切思想皆为行动而存在。

我们试图理解自己以及周围的世界，目的是为了能够学会如何去生活。我们尝试着解读并言说建筑，目的是为了能够清楚如何去建造。建筑学如果还存在一种言说的可能性，那么关注实践的建筑学就不能仅仅停留于纯粹知识之上，它必须同时成为关注实际生活的事情。

因此，建筑话语的目的不是在一种封闭环境中的自言自语，以加深那种自身理性的神秘特征，而是为了更加清晰、更加有效地进入并言说这种神秘特征，使之融入于充满生机的现实生活中。

为了达成此目标，我们首先需要再

次明确建筑话语所要针对的对象：我们在此谈论的建筑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认为，建筑由材料构成，但它不是物质材料的累积；建筑由技术建造，但它不是构造技术的叠加；建筑由功能决定，但它并不停止于好用；建筑受到社会意识所影响，但是它又有自足的存在方式；人们经常将建筑称作艺术，但它又不同于音乐、绘画、雕塑等其他形式，它必须明确公开地处在现实环境中，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构成影响。

建筑在这里并不仅就物质属性的意义而言，它更加指向一种有目的的操作行为，一种处在历史过程中的文化活动。我们越是对设计意图进行完美无缺的深化和贯彻，越是对材料进行恰如其分的比较和选择，越是对细部进行深思熟虑和精雕细琢，越是对受力关系进行一丝不苟的遵从和表现，就会有越多的可度量性进入到不可度量性的领域，从而自建筑的体量、表面、缝隙、洞口或者一切可触摸的物质呈现中，浮现出一缕飘然而至的清风，一种摆脱了地球引力的轻盈飘拂，一种超越了浊然混沌的清新夺目。它于漫不经心和出神入化之间纳入了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展现出建筑之“不为建筑”的一切。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建筑本身是看不见的，它并不是可以直接到达的。它只能通过在各种物性操作的镜像中才能间接地得以呈显。我们只可能通过具体来谈论抽象，通过镜像来认识建筑。建筑不是一种纯粹直观、直觉和无差别的活动，但它能够在情绪、感情中体现其实质。

相应的，建筑也并非完全无法言说的一团迷雾。建筑之所以成为建筑，它或者是从组成部分的基本要素与特征中获得的，或者是按照某一确定的规则赋予其上的，或者是通过将某些部件附加到、或者连接到一个局部或整体之上而创造出来的。

因此确切而言，我们所言说的对象就

是一种实质性的操作行为，一种具体化的建筑思考，它是建筑意义的基本源泉。

任何建筑实践都离不开某种思考过程。即使他所应对的是一件最具体的工作——把房子盖起来——建筑师也并不仅仅遵从着“如其所是”的事实，而是在遵从着“如其所见”、“如其所思”的事实，这种所见所思更多的是基于仔细而缜密的关注而被激发出来的。

就如同画家并不是先摆弄纸张颜料，然后再将其转变为绘画，建筑师也并不是首先摆弄砖瓦，然后再把它们转变为建筑。当建筑师关注于建筑的时候，他所遵循的是他所要具体操作的建筑思考。他从事选取、调理、整合或者改编，他的工作应当是孕育于胸，铺展于纸面上的，是线条与质料的严谨而优雅的预先布置。他的工作从具体的思维操作开始，因为，建筑正是凭借于这样的理由而建造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变化的。

尽管建筑师所面对的事务存在于真实的生活之中，但是他的工作却建立在记忆与想象的基础之上，他所面对的并非科学的或者历史的世界，而是以投影的方式所理解的世界。也许我们对此仍会持有疑问，但是我们会基本赞同，建筑师的内在精神与外部世界是彼此有别的。正是通过建筑师的思维操作，外部世界才能因此改变，建筑才能得以成立。

于是这就将我们引领到那些所要真正关注的问题：建筑思考如何穿透那些由艺术、宗教、科学、历史等区域所构成的知识地图，从而达到对于自身心灵的充分认识？建筑思考如何穿透现实条件所构成的种种屏障，从而达到自我精神的真实觉察？

这一必定不会轻松的过程就犹如行走于思想的迷宫之中，而其中的关键词则是心灵本身的认知能力。我们可以认为，处在迷宫中的图像事先并不存在，也并不必然存在。唯有当精神摆脱了所谓客观对象的束缚，达到真正的自我意

识时，才会发现事先并不存在的镜像。唯有经过精细的解读，才能识别这些镜像的存在之处，指出它们与网络中其他的图像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之能够得以确定描述。

因此，建筑话语将在这一解读过程中承担重要的技术环节。它将研究思维图像之间如何相互影响，镜像对象如何确定，并且如何凸显。建筑话语的主要意图是从一种无序的状态中提炼秩序，以确定每一序列的各自的成分，规定它的界线，提示它特有的关系类型，找出它的规律，并且描述不同序列之间的关系。

为了达成此项任务，我们所要从事的建筑话语必定需要一个有效的范围。这一有效范围，也就是福柯所谓的话语单位，意味着它不是将传统、文化、影响的连续性作为描述标准，而是将内部的一致性、合理性、演绎链和并存性作为价值基础。在一个话语单元内，其生命和意义是从内部被赋予的，它并不需要基本的和初始的指称活动，而只需在自身的核心之处拥有一种表达自身的力量，在反思的目光下一步步将自己与自己并置在一起，来透彻地分析自身。

它不一定以某一时代的知识或产物为单位，也不一定以“学科”、“类型”、“方向”为单位，甚至不一定以“风格”、“流派”或者“运动”为单位，而是有可能以一件作品、一本著作、一篇文章作为单位。它将形成一种有限的整体性，从而去构造一种可以确定的和可以描述的话语实践。

只有在这样一种有限的整体环境中，尚未有意识地做好准备的眼睛会把某些相似的图像编在一起，并在某种差异的基础上使之与其他的图像区分开来。同时，也只有处在一个与自身保持相对距离的环境中，并且在另一个等值的表象中投射或映象自身的表象活动中，符号才能涌现，话语才能陈述，命题才能涉及具体的内容。

因此，我们所要从事的建筑话语，